

	遊	
的	牧	
行		
囊		

竹玄子

• ？嗎夠足暖溫和愛？麼什些要需還代時這 •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黃昏裏掛起一盞燈

啊，來了

有命運垂在頸間的駱駝

有寂寞含在眼裏的旅客

是誰掛起這盞燈啊

曠野上，一個矇矓的家

微笑着……

有松火低歌的地方啊

有燒酒羊肉的地方啊

有人交換着流浪的方向……



一、前言

「北極星」詩社是在大專院校中頗富盛名的文藝性社團。經常我可以遇見外校人問起：「北醫是不是有個北極星？」

然而很少人知道，今天的北極星是如何孤絕地存在校園裏，獨自發光。一如有一期「青杏」裏的評語：「北醫文風不盛，但一直維持有高水準作品的出現。」北極星的國度裏依然有人埋首於現代詩的創作，然而，北醫屬於現代詩的人口，卻依舊是少得可憐。問題出在那裏？

沒有人不喜歡詩。卻有許多人不喜歡現代詩。原因不外乎他們認為現代詩不如古詩，認為現代詩「難懂」，更有人認為現代詩根本就不是詩。

現代詩不如古詩，就某些觀點來說是正確的。因為從五四胡適創作「嘗試集」到今日，也不過短短六十年歷史，和唐詩三百首歷經千百年來的汰選，無論就質或量來比較，都無法相提並論。問題在於我們無法用唐朝人的方式來抒發現代人的情感，一如我們無法用中國水墨宣染來描畫一部構造精密的電腦。

一如我們所熟知的漢賦、魏晉駢文、唐詩、宋詞、元

曲、明清小說，現代詩既有其存在上的必要性，而其質與量在目前又不能與古詩相提並論，怎麼辦呢？

我相信答案只有「創作下去」。六十年的時間畢竟還不足夠給予一個文體「成熟」的充分時間，但拿今日的現代詩和五四、甚至二、三〇年代的所謂「白話詩」相比，用心的讀者不難發現今日現代詩無論在語言的精煉、意象的運用、形式的多變、內涵的深刻各方面，都進步多多而更趨於圓融。正如一位詩社的學長所說：「如果我們持續創作下去，誰敢說李白、杜甫永遠站在中國的詩的頂峯呢？」



二、現代詩是不是詩？

要問「現代詩」是不是詩，就得先知道什麼是詩。然而為詩下定義，繪畫像，往往導致一種可笑的誤失。詩人林亨泰先生曾說：「詩就是把黑的寫的更黑，白的寫的更白。」換成比較好懂的法則是：詩就是用最精簡的文字，用經過轉形的語言來傳達內心最深處的思想，讓讀與不經過外在的描述而直接進入這種思想的本質。

因此有人說：「詩之於散文，猶如舞蹈之於走路。」就此來看，現代詩之為詩，自己不成問題。一般最感

困擾的窒礙反而是現代詩的「欣賞」問題。

常聽有人說現代詩「看不懂」。

事實上每一門藝術有它自己的一種語言。一如每一種遊戲有一種遊戲規則，不諳規則不能參加遊戲，不懂詩的語言自然不能登堂入室，接受繆斯的邀宴了。因現代詩普遍運用了大量象徵的技巧，除了知性的理解之外，更有與邏輯不相關連的「感覺」。這就是葉嘉瑩先生在分析「賦比興」時所說：「所謂『比』者，其『情』與『物』之關係，除感情之感應外，尚有理智之權衡比較存乎其間，故其關聯較有理路可循。至於所謂『興』者，則其『情』與『物』之關，但為直覺之感應，絲毫沒有理智之權衡比較存乎其間，故其關聯亦無明白之理路可循。」

據此，姑不論現代詩的現勢是否如葉先生所說的「感覺重於理解」，現代詩中比、興之高度運用卻是事實。因此一首詩能夠單純畫歸賦或比或興，實在並不多見。而由欣賞詩的「經驗」來說，欣賞者也絕不可能不憑藉「理解」來獲致一些可攬的印象，自然，對現代詩的欣賞也就不是一「懂」這個層次的概念所能網羅了。

所以謝榛四漢詩話云：「詩有可解，有不可解，有不必解。」將詩的欣賞侷限於「懂」與「不懂」的層次，是一般讀者常有的毛病。



三、現代詩的疵病

然而將今日現代詩讀者零落（席慕蓉是例外）的現象完全歸咎於讀者們的「不知長進」，不能在推理與數理之外多用一點聯想、幻想，其實並不公平。詩品序中說：「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患在

意浮，意浮則文散。」正客觀地指出了現代詩的疵病。

現代詩一般捨棄了賦體單純平易的陽關大道，而走入了比興「意深詞蹟」的羊腸小徑。即使是最平易的「寫景」當中，也儘可能地表現某種更豐富的意義——亦即摻入了詩人特殊的個性、觀念以及感受力，而此種潛在的意義是否能為每一個有觀賞詞一景物之經驗者所領略，則實在頗成問題。

然而這又涉及有關藝術的一些基本問題。藝術在求「真」的過程中莫不是運用了「特殊性」——相對於「普通性」的原理原則——即所謂透過「象徵而非真」的扭曲而呈現「真」。比、興固然必須依恃主觀印象，就是客觀的「賦」，人與人的感受又豈能相同？因此詩中的「常態」與「變態」實際上只是來自於詩人與詩人以及詩人與常人之間的感官、神經的反應力的「大同」與「小異」上。

更何況現代人逐漸體悟了自由、荒謬、疏離以及個人特異性的標榜，個人的苦悶時代的動亂使得價值系統零亂與舊有秩序流失，究竟何者為「常態」已經標準無法保持，現代詩之不自覺走向「變態」的特殊性表現手式，無寧也正是這時代的代言入罷！



四、登堂入室

談罷理論，我們在欣賞現代詩的時候可能就可以有一種比較周延的看法。現代詩無論在語言上、形式上、意象上、音樂上甚至趣味上都有極大的變異，為欣賞與比較上的方便，在底下依時序來例舉一些在現代詩發展過程中，曾經呈現出重要面貌的作品。畢竟，「詩」本身才是最有興味的東西，也是一切理論發源的基礎。

I 五四時代

(一) 秘魔崖月夜 (胡適、「嘗試集」、一九二〇)

依舊是月圓時，
依是空山，靜夜；
我獨自月下歸來，——
這淒涼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
驚破了空山的寂靜。
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

胡適可說是中國新詩的帶動者。首先以「嘗試集」創作新詩。這首便是典型的新舊文化轉換期的作品，留有古詩詞的影子，意象、語言俱是襲古，就純藝術的觀點而言，評優自不甚高。

(二) (聞一多、「死水」、一九二八)

死水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膿血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們笑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裡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聞一多與徐志摩同為新月派大將。他一方面善於運用北方的口語，另一方面也特別注意到韻律的經營。「死水」是他十分傑出的一篇，雖然是嚴謹的方塊「豆腐體」，卻文氣活潑生動，毫無泥滯之感。

(三) 落葉小唱 (徐志摩、?、?)

落葉小唱

一陣聲響轉上了階沿
(我正挨近着夢鄉邊；)

這回準是她的脚步了，我想——
在這深夜！

一聲剝啄在我的窗上

(我正靠著睡鄉旁；)

這準是她來鬧着玩——你看，

我偏不張皇！

一個聲息貼近我的床，

我說(一半是睡夢，一半是迷惘；)

「你總不能明白我，你又何苦

多叫我心傷！」

一聲喟息落在我的枕邊

(我已在夢鄉裏留戀；)

「我負了你」你說——你的熱淚

漫着我的臉！

這音響惱着我的夢魂

(落葉在庭前舞，一陣，又一陣；)

夢完了，呵，回復清醒；惱人的——

卻只是秋聲！

徐志摩是五四時最有名、最有成就的詩人。儘管是位無可藥救的浪漫主義者，他在新詩體的創造、音節的悅耳變化、節奏與內容題材的密切配合方面，的確有其時代意義和實質成就。「落葉小唱」有其一貫音節、節奏的豐富變化。

II 三十與四十年代

(一) 棄婦（李金髮、「棄婦」、）

棄婦

長髮披徧我兩眼之前，
遂隔斷了一切羞惡之疾視，
與鮮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與蚊蟲聯步徐來，
越此短牆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後，
如荒野狂風怒號：
戰慄了無數遊牧。

靠一根草兒，與上帝之靈往返在空谷裏。

我的哀感惟遊蜂之腦能深印着；

或與山泉長瀉在懸崖，
然後隨紅葉而俱去。

棄婦之隱憂堆積在動作上，
夕陽之火不能把時間之煩悶，
化成灰燼，從烟突裏飛去，
長染在遊鴉之羽，
將同棲止于海嘯之石上，
靜聽舟子之歌。

（部份）

李金髮是徹底的象徵主義者。一般而言，神秘、幽暗、拗澀而且怪異，作品缺少音樂性。「棄婦」為其代表作品，以今日的眼光來看，實在太過造作。

(二) 雨巷（戴望舒）

撐着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
撐著油紙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淒情，又惆悵。

（部份）

戴望舒雖和金髮同為象徵派詩人，但作品卻比金髮更為優美動人。象徵主義所強調的朦朧感、神秘色彩、音樂性及象徵的歧義性，都在戴的作品中得到純熟的運用。「雨巷」為其公認代表作，意象與色彩與同時代的作品相比，十分特殊。

III 自由中國

現代詩社：

(一) 狼之獨步（紀絃）

我乃曠野裏獨來獨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嘆息。
而恆以數聲淒厲已極之長嘯，
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瘧疾；
並刮起涼風颯颯的：
這就是一種過癮。

紀弦創立了「現代詩社」，出刊了「現代詩」，領導詩運影響頗大。當初他主張現代詩為「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續」，師法自波特萊爾以降的所有象徵派法國詩人。「狼之獨步」短小精悍，可一窺其才情。

(二)我是忙碌的（楊喚、「楊喚詩集」）

我是忙碌的。
我是忙碌的。

我忙於搖醒火把，
我忙於雕塑自己；
我忙於播動行進的鼓鉦，
我忙於吹響迎春的蘆笛；
我忙於拍發幸福的預報，
我忙於採訪真理的消息；
我忙於把生命的樹移植於戰鬥的叢林，
我忙於把發酵的血釀成愛的汁液。
直到有一天我死去，
像尾魚睡眠於微笑的池沼，
我才會熄燈休息，
我，才有個美好的完成，
如一冊詩集；
而那覆蓋着我的大地，
就是那詩集的封皮。

我是忙碌的。
我是忙碌的。

楊喚，現代詩人裏最可愛的名字，最短促的生命。在他短短廿四年的生命裏，他的詩作卻十分可觀。由於他不幸的童年經歷，使他創作出美絕的童詩。這首「我是忙碌的」取喻新鮮，音節悅人，證諸詩人的一生，尤令人擊節興嘆，低迴良久。

(三)錯誤（鄭愁予）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裏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鄭愁予，抒情詩人的佼佼者。其意象柔美婉約、旋律甜美悅人，初學詩者莫不是被其吸引。「錯誤」一詩曾有楊牧長篇析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取得最佳的協調，而創造出最慶為讀者接受的抒情佳構。即使在二十年後的今日讀來，仍不失為現代詩裏最清越的聲音之一。

(四)阡陌（林冷、「林冷詩集」）

你是橫的，我是縱的。
你我平分了天體的四個方位
我們從來的地方來，打這兒經過
相遇。我們畢竟相遇
在這兒，四周是注滿了水的田隴

有一隻鷺鷥停落，悄悄小立
而我們寧靜地寒暄，道著再見。
以沈默相約，攀過那遠遠的兩個山頭遙望
（——一片純白的羽毛輕輕落下來。）

當一片羽毛落下，啊，那時
我們都希望——假如幸福也像一隻白鳥——
它會悄悄下落。是的，我們希望
縱然它們是長著翅膀……

林冷為早期現代派大將，也是「世界女詩人選集」中入選的三位中國女詩人之一。早期林冷以天才詩人的形象出現，在「阡陌」一詩為現代詩發掘出空所未有的音色，女性無限的心思，「私我神話」的運用，是當代詩壇最令入著迷的聲音。

(一)石室之死亡(之一)(洛夫)

祇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我便怔住在清晨，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
任一條黑色支流咆哮橫過他的脈管
我便怔住，我的目光掃過那座石壁
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

我的面容展開如一棵樹，樹在火中成長

一切靜止，唯眸子在眼臉後面移動

移向許多人都怕談及的方向

而我確是那株被鋸斷的苦架

在年輪上，你仍可聽清楚風聲，蟬聲

(部份)

洛夫是一位集陽剛、現代感、超現實主義於一身的詩人，而且創作的衝勁始終不懈。「石室之死亡」一詩曾震驚詩壇，雖有拘於形式而過分晦澀之處，但作過充分的技巧和豐富的感受力，仍在令人心折。近年來的詩風又變，是創作力最豐盛的作者之一。

(二)長頸鹿(商禽、「夢或者黎明」)

那個年青的獄卒發覺囚犯們每次體格檢查時身長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後，他報告典獄長說：「長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卻是：「不，他們瞻望歲月。」

仁慈的青年獄卒，不識歲月的容顏，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乃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去梭巡，去守候。

商禽又名羅馬，被目為詩壇純粹的超現實主義者。作品量少而質精。「長頸鹿」一篇為十分傑出的散文詩，可代表其一般風格。

藍星詩社：

(一)孤獨(楊牧)

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
潛伏在我亂石磊磊的心裏
背上有一種善變的花紋
那是，我知道，他族類的保護色
他的眼神蕭索，經常凝視
遙遙的行雲，嚮往
天上的舒卷和飄流
低頭沉思，讓風雨隨意鞭打
他委棄的暴猛
他風化的愛

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
潛伏在我亂石磊磊的心裏
雷鳴利那，他緩緩挪動
費力地走進我斟酌的酒杯
且用他懨懨的眸子
憂戚地瞪着一黃昏的飲者
這時，我知道，他正懊悔着
不該冒然離開他熟悉的世界
進入這冷酒之中，我舉杯就唇
慈祥地把他送回心裏

楊牧，這位在花蓮長大的詩人，早年即以「花季」和「水之湄」等詩集顯示不凡的才情。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相得益彰。「十二星象練習曲」浪漫而唯美，「吳鳳」詩劇則富歷史感，「延陵季子掛劍」具敘事長詩的雛型，在在顯示其詩風的多樣。「孤獨」一篇短小而奇譎，看似不經意揮灑，而自成佳構。

龍談詩社：

(一)雁(白萩)

我們仍然活着。仍然要飛行
在無邊際的天空
地平線長久在遠處退縮地引逗着我們
活着。不斷地追逐
感覺它已接近而抬眼還是那麼遠離

天空還是我們祖先飛過的天空。
廣大虛無如一句不變的叮嚀
我們還是如祖先的翅膀。鼓在風上
繼續着一個意志陷入一個不完的噩夢

在黑色的大地與

奧藍而沒有底部的天空之間

前途祇是一條地平線

逗引着我們

我們將緩緩地在追逐中死去，死去如

夕陽不知覺的冷去。仍然要飛行

繼續懸空在無際涯的中間孤獨如風中的一葉

而冷冷的雲翳

冷冷地注視着我們。

白萩，曾是一位氣質沉鬱而文字精鍊的南部青年。「雁」以最短的篇幅容納大量的哲思，表達人生永恒的困境，在衝擊詩壇最大的龍族詩社，白萩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

新生代詩人：

(一)寶寶之書(羅智成·「光之書」)

之一

他們併坐臺階

無視於經過的時間的隊伍

啊，我們的童年或子女

也要有這麼一片潔淨的蔭地

之二

妳來自夜的白日夢裏

我熄去所有星光等候

寶寶，然後我跨出睡眠的門檻，到雪地上，找尋幾乎

可能有的熊的足跡

果然，我抬頭看見妳好奇而帶睡意的眼光

請妳指引我睡眠，寶寶

之三

妳說：「我們勢必要，睡去了麼？」

抓緊了我，好像打算攀入井底。

在井底，妳抬頭大聲對我說。

「我們，

我們勢必要睡去了麼？」

我們睡著了，沒人回答。

羅智成，是少數能在詩中表達一個完整的自我世界的輕詩人。由早期的「鬼雨書院」、「問聘」到現在的「光之書」、「傾斜之書」，他的步履始終那麼特出、那麼引人入勝。「寶寶之書」不過是其牛刀小試，但輕快明朗的語言，高度的想像，顯示他是最值得期待的新聲。

(二)在學童當中(陳黎、「動物搖籃曲」)

我在操場的中央

看陽光把樹蔭移進走廊

廊柱隨學童的奔跑急速後退

我伸手，抓住一片玻璃

讓兩邊風景在我的手中重疊

花冠在學童與學童間傳遞

我欽羨的加入嬉戲，落日

離我們好遠

在此際

在奔跑的學童當中

(部分)

以「最後的五木七」得到時報敘事詩首獎的陳黎，有著平民詩人的風格。從他所翻譯的「聶魯達詩稿」可以看出他所心義的詩人典範。因此他的詩在學院和鄉土中達成一個極好的均衡，值得深切寄望。



五、結語

由作品本身着手，是了解一門藝術的不二法門。在以上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現代詩如何邁出艱困而有力的步伐，在為尋求一條可行的道路努力。因此像「五四以來以新詩的成就最差」這樣的武斷論點，也就不攻自破了。

而去年席慕蓉的「七里香」以破竹之勢連銷售十版，占居銷暢書榜的第一名，顯示大眾讀者對於新詩的接受程度已大幅上升，在商業左右一切的今日社會，是否這預示了一個詩的「黃金時代的來臨」？而「笠」詩社的興起和

鄉土意識的抬頭，對詩壇的影響不可謂不小，所謂「方言詩」和「政治詩」正方興未艾，顯示現代詩又將邁入另一個新的紀元，反映了今日台灣文化活潑的創作生機，另一個文化的盛唐或許就在於現代詩的表現了！

附註：「登堂入室」中所選載的新詩評選，標準全憑作者個人的好惡，並無任何褒貶之意。

		那
	寫	群
	詩	
的		
孩		
子	高秀宏	



詩人，通常可視為非群居性的動物，因此，雖然人們很喜歡欣賞詩詞，但是對於詩人的印象，通常是朦朧含糊的。也對他們頗感到好奇！

一般人眼中典型的詩人「模型」是「李白型」的天上謫仙式的，縱酒高歌，放浪形骸的文人，這主要是李白寫出了許多太有名的「酒詩」，讓人一想到詩人，就想到日日沽酒買醉求取神來之筆的佳句，如「將進酒」中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下獨酌，其一」

……一樽齊死生，萬事固難審……
「月下獨酌，其三」

這些酒詩，不僅醉了李白，也醉了後世的億萬華夏子孫，而李白水中撈月沉江而死，更是與他自己的詩作、生平鼎足而立，三分李白，同是成為中國詩人的「註冊商標」了。

第二個詩人模型，可以說是「杜牧型」，諸如柳永、周邦彥的詩人，這些人塑造了詩人是多情的才子，留連於